

湖南文艺出版社
《灵隐》
葛亮著

历史幽深处的命运褶皱

□张无极

葛亮新作《灵隐》宛如一幅细腻而宏大的画卷，徐徐展开于眼前，引领读者深入探究人性的幽微、命运的无常以及历史的深沉回响。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丰富的人物塑造和深刻的主题内涵，不仅展现了葛亮在文学创作上的卓越才华，更让我们在阅读中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洗礼与思想的启迪。

《灵隐》的叙事结构堪称精妙绝伦，作者采用了双线叙事的手法，将父篇“浮图”与女篇“灵隐”并行展开。在父篇“浮图”中，我们跟随南华大学教授连粤名的脚步，逐渐走进他临近退休却身陷囹圄的人生困境。作者以沉稳而内敛的笔触，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连粤名在狱中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与反思。这里的时间线犹如一条缓缓回溯的长河，将连粤名的一生如幻灯片般一一呈现。从他的学术生涯、家庭生活到人际交往，每一个片段都被作者精心雕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世事阅尽、却最终走向孤悬之路的复杂人物形象。

而女篇“灵隐”则聚焦于深受社会舆情冲击的连思睿。她在命运的漩涡中挣扎沉浮，选择隐于尘烟，如同一只受伤的雏鸟，默默舔舐着伤口。此时的叙事节奏略急促，犹如连思睿那颗在风雨中飘摇不定的心。她在太嬷生前佛堂与少年造像师段河的邂逅，成为了她命运的转折点。通过这种双线叙事，作者成功地将两个看似独立的故事紧密相连，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父女二人在同一起事件影响下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他们如同两颗被命运之手抛向不同方向的流星，却又在冥冥之中相互呼应、相互影响。这种叙事结构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与吸引力，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命运的无常与不可捉摸。

葛亮在《灵隐》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活而立体的形象，他们宛如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个体，在命运的洪流中奋力挣扎、坚守自我。连粤名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之一，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复杂性的角色。他身为大学教授，本应是知识的传播者、道德的楷模，却因一宗伦常血案陷入人生的深渊。在狱中，他的内心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冲击与转变。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了悔恨与自责，不断反思自己在为人、为夫、为父等角色上的失败；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在回忆中寻找一丝慰藉，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

连思睿则是一个令人心疼的角色。她在父亲案件的阴影下成长，遭受着社会舆情的无情冲击。她的沉默寡言、自我封闭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命运的重压下逐渐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与段河相遇之前，她如同一只迷失在黑暗中的羔羊，找不到方向，也看不到希望。然而，段河的出现为她我的世界带来了一丝温暖与曙光。她在段河身上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人生，也开始逐渐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

除了连氏父女，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各具特色。袁美珍的泼辣与坚韧、段河的神秘与纯真，他们各自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故事的发展，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作者细腻的描写、生动的对话以及对人物内心世界深入的挖掘，逐渐丰满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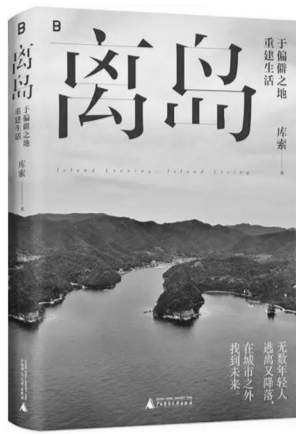
《灵隐》的主题内涵丰富而深刻，犹如一座蕴含无尽宝藏的矿山，等待着读者去深入挖掘。其中，执念与放下的主题贯穿始终，成为了推动故事发展与人物成长的核心动力。除了执念与放下，小说还探讨了和解与告别这一深刻主题。此外，小说还通过对粤港百年风云的点缀，将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紧密相连。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人物的命运显得渺小而脆弱，但同时也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将个人命运置于历史语境中的写法，使小说的主题更加深远、厚重。

葛亮的文学才华在《灵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其作品在语言、意境营造以及文化底蕴方面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在语言表达上，葛亮的文字犹如一泓清泉，清澈而灵动，又似涓涓细流，细腻入微。他擅长运用细腻的描写、生动的比喻和富有节奏感的语句，将人物的情感、心理以及周围环境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意境营造方面，小说充满了诗意与禅意。太嬷生前的佛堂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意象，它象征着宁静、超脱与心灵的归宿。在佛堂的氛围渲染下，整个故事都笼罩在一种空灵而神秘的气息之中。

而葛亮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为《灵隐》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他对粤港地区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方面的深入了解与精准把握，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这种文化底蕴的展现，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博学多才，也为作品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厚重感与文化认同感。

葛亮此前的作品如《北鸢》《燕食记》等，均以其精湛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这些作品相比，《灵隐》在保持作者一贯风格的基础上，又展现出了新的特点与突破。《灵隐》对人性的探索更加深入，尤其是在执念与放下、和解与告别等方面的探讨，使作品具有更强的思想深度和哲学意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离岛》
于谦著

自己去定义生活

□陆远

想象这样一个地方：透明的海水、松软的沙滩、美味的海鲜，以及一种缓慢悠闲、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于大都市那些被生存压力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想逃离，或者只为了喘一口气，这样的地方无疑是最理想的“远方”。十年前，旅日作家库索在旅行时，觉得自己发现了完全符合浪漫想象的“世外桃源”，在日本，它们被称作“离岛”。

所谓离岛，指的是远离本土的岛屿。在日本版图上，除了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五个主岛外，其余岛屿都被视为“离岛”。全日本有近7000个离岛，大多地处偏僻。其中的一些历史上曾被作为贵族的流放地，见证了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们郁郁而终的后半生。不过，也正因为其在国土上的边缘性，不少小岛一度成为日本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前沿：它们曾是日本遣唐使们告别故乡晋谒华夏的离岸之地，也曾是亚洲海上贸易繁盛的港口，江户海禁时期又曾作为基督徒的藏身之所。时至今日，依然有大约400座离岛常年有人居住，人口总数60万，差不多每200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离岛。而最近这些年，更有越来越多人选择离开城市去离岛生活。

人们为什么愿意待在远离都市与现代生活的偏僻小岛？他们是主动选择背离主流成功观的“逆行者”，还是被时代车轮抛下的弃儿？离岛究竟象征着精神乌托邦，还是处处布满生活的暗礁？带着这样的疑问，库索花了3年时间在几座离岛旅行，也试图打开指向不同生活意义的窗口。

库索发现，离岛生活往往意味着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之间游走。一方面是严峻的社会现实：交通不便、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人口老龄化严重、居民收入微薄、传统文化与艺术无以为继……在上年纪的原住居民身上，那种视野狭窄、气量褊狭的“岛民性格”显露无遗。但另一方面，在这些保守贫瘠的土地上，库索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生活着许多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年轻人，共同的特点是“不按套路出牌”：从海外归来试图在小岛上寻找日本文化之根的高材生，专为观光客定制独特旅行路线的美国亚裔，从零开始种植葡萄的法国金牌酿酒师夫妇，世界名校毕业却拒绝高薪offer的80后爸爸，让非遗传统艺术重获新生的庶民表演者……他们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当下社会结构充满怀疑，正在尝试重建“真正想要的生活”实践。

从小在岛上长大的川本，是一个典型。二十年前，川本在岛上念小学，从课本里知道了东京、大阪这些陌生而遥远的地名。放了学，他跟爷爷去养牛——在这个偏僻的小岛上，他家和邻居们一样，世代都靠养牛为生。

他想去东京。
接下来的剧本人们都很熟悉：升学，考试，升学，考试，升学，考试。

终于，“川本”成为了记录在东京大企业人力资源系统里的一个名字。但他不开心。“我渐渐意识到了，企业的上班族生活恐怕不适合我。”东京比想象中还要大，大到他觉得自己如此渺小。如果说，日复一日地学习是为了来到这里的话；那么如今，在这里日复一日地做着无意义的工作，又是为了什么呢？

终于，川本回到小岛上，靠经营咖啡店谋生，店招上写着一句话：“顺其自然”。

库索并不认为像川本这样的选择是一种“逃离”，离岛不是桃花源，它并不是都市人逃离现代生活压力的安乐窝。相反，移居离岛，其实是一种主动选择。这里就像一场大型的人类生存实验，离岛仿佛包容一切的容器，正在酝酿未来生活方式的某种可能性。

现代人对生活的追求，大抵是要“寻找更多可能性”；生活在离岛的人们恰恰相反，他们选择在更少可能性、狭窄受限的环境中生活。坐落于隐岐群岛的一家酒店会送给每个住客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岛上的一句名言：“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其中，既包含着接受和适应“没有”的态度，也包含“已经拥有一切重要的事物”的意识。在一个没有便利店、麦当劳、电影院的地方，“重要的东西”就是与自然朝夕相处的恩赐、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紧密的联系，完全被自己想做的事填满的时间……对离岛上的人来说，这些就是人类所需要的一切。

库索说，在城市里，她遇见很多“飘在空中的人”，而在离岛上，她遇见的是“扎根于土地的人”，他们展示了一种“充满养分的人生”。在城市里，人们早已默认成为机器上的一枚齿轮，努力获取更多物质来适应生活，去离岛的人，人们从雏形和轮廓上改变生活，恰恰不是为了“躺平”，而是为了不在城市里随波逐流打发人生，为了自己定义生活而不是被生活定义。他们真的在建设一种“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生活。

我思我在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
路易·阿尔都塞著 赵一凡译

法国版“出走的决心”

□思郁

年底到了，很多媒体都在盘点一年的阅读，选出自己的好书。不过，我的做法正好相反，我想多注意那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没有入选榜单的作品。当然，这个被忽略也不是绝对，只不过它们恰好没有出现在榜单上而已，它们没有入选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比如我注意到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年出版了两本法国90后作家爱德华·路易的小说《谁杀了我的父亲》和《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大概也没什么宣传的缘故，年度盘点也没看到有什么水花。但是在我的个人阅读经验里，这两本书不应该错过。

爱德华·路易，原名埃迪·贝乐盖勒，1993年出生在法国北部。他是一个小镇青年，自小遭遇到了各种歧视和嘲笑，也让他跟父母的关系非常不融洽。要知道越是在小地方的人，越不容易容忍异类的存在，直到他通过读书，考上了省会的大学，开始接触到了更大的世界，他才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同于小镇青年的人生。他改了现在的名字，改了口音，发奋读书，写作，考上了巴黎高师，成为了一名作家。2014年，路易凭借自传体小说《和埃迪做个了断》正式出圈，一举成名。

第一本书写了自己的挣扎和成长，《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写了自己的母亲长期受到传统和不同男人的欺压，最终出走的故事。这个跟今年上映大热的电影《出走的决心》有着类似的精神内核。《谁杀了我的父亲》则是将目光聚焦于一个酗酒、家暴、失败的父亲，讲述了他法国体制和工作的双重压迫下失败的一生。

这两本书的中文版大概选择了一个不太合适的时机，因为从任何角度看，这两本书的写作都与安妮·埃尔诺的写作有很多的重合。都是法国作家，都是自传性的写作，都是很简短的篇幅，简单清晰直白的表达。他们都是阶层跨越者，凭借写作出圈、成名。很显然埃尔诺的关注和热度会更大，2022年获得诺奖之后，埃尔诺的作品源源不断地被翻译成了中文，今年更有六本重量级的作品翻译出版。

尽管如此，路易的这两本书还是非常值得推荐。因为路易的写作讲述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他不同于埃尔诺的女性经验的书写，他的成长一路跌跌撞撞，他的写作更具有社会性的表达，目标更明确，在书中更是毫不隐讳地对法国政治家进行指名道姓的批判。“你的人生史就是这些相继压垮你的人的历史。你的身体史就是这些相继毁了你的人名的历史。你的身体史控诉政治史”。

路易的写作继承了法国底层写作的传统，但是因为这种独特的经验属性，让他不同于自己的老师，著名的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和他写的回忆录《回归故里》，也不同于安妮·埃尔诺私密的女性经验的书写。他的声音是直接的、大气的、宣告的，他喊出的声音回荡在不同的时代里，讲述这些没有办法发声的，像他父亲一样的底层人们的人生。

这两本书结合在一起读非常怪异。我们同情《谁杀了我的父亲》中失败的父亲，但是父亲在《一个女性的抗争与蜕变》中又变成了一个施暴者，视角不同，身份也开始转变，书中的女性承受的灾难比男性更多。书中的母亲，遇到了不同的男人，遭遇相同的暴力，她生下了几个儿子，把她困在家里，无处可逃。她的人生就是奉献给男人的一生。路易言简意赅概括了母亲的人生：“她被剥夺了自己人生中的一切事件，事件只能通过我爸降临于她。她没有了自己的故事；她的故事注定只能是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希望的，路易凭借写作开始站稳脚跟之后，他鼓励母亲离开他的父亲，正式出逃，来到了巴黎。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当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富有，但她能够逃离一个欺凌她的男人，那个男人告诉她要待在家里，做饭、闭嘴、抚养孩子、打扫房子。而现在她终于可以自己决定和选择了。她生怕第一次感受到了幸福，因为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身份，她可以给自己买衣服，能够做其他女性都做的事情，可以化妆、做头发，可以只关心自己。

这是法国版的《出走的决心》，也是女性生活历史的一个缩影。